



辨醫斷

上

十武
562
12



武中門
562
卷

國氏
藏書

國氏
藏書

辨醫斷自叙

日予筮仕筑米北藩有客手浴之遊學子某
所著醫斷來叩其是非若予受而閱之乃
某自受其師說纂錄為者也蓋其執見
矜傲立說奇創動輒令人多所驚服倘
非雋才弗能也然徐而繹之其說與岐黃

國氏
藏書

長拾四
國氏
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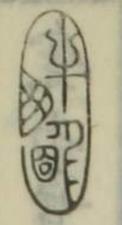
學本相舛背天淵弗啻故予不勝區區
憤激敢作此辨以自代其答之因而論
之曰夫某師之學其出于艮山氏乎艮山氏
術無師資自立一門乃創言曰草根樹皮
盡為寫藥而其所云補益者僅存食料艾燭之
間而全不在方藥之上矣故乃某師既宗其

說叅諸已見其治則又效子和攻擊之法而
特託名仲景者歟曰然則其敢擅託仲景
者必有其所為據耶曰彼其所為自託者莫
非傷寒論不見補說云爾乎然傷寒豈若
之也蓋其立法原為邪設即或扶正不
過藉為逐波而已豈若要略之詳論

新醫譜
及其補裁曰要畧一書彼所為質弗論
已有奚尚焉噫是何寔也顧乃要略既
醇其說復激其義乃至法備典要方致
奇功章、手出長沙之手孰獲容喙焉
第彼既溺亡補之說矣故欲則而放之則
弗勝扞格抑欲置而毋尚又妨已說不行

矣故敢斥為偽撰為身嗟夫世疑正學
而信邪說顛經法而尚奇聞者非古今之
通患乎苟俾其說或行也吾恐初學蒙
昧者誤謂簡而核約而通遂陷其非而終莫
自悟也又恐病屢正虛者不幸嬰其攻
擊之法而或喪身非命也然則雖欲無辨

吾豈得止哉雖然予之斯辨也非敢自以
為是也實因深愛其說之非姑質以吾
所聞耳世之君子苟固或憚吾辨之
非復能正以厥偉焉則豈惟吾之一大
幸實爾斯道大幸矣尚何患乎邪說
之弗熄也哉



大哉醫之為道其未遠矣混茫肇判聖
神首出民用未興藥草先備醫道之際
性命為如何哉軒轅帝尊岐伯為天師
每聞典要敬愛圖崖珍藏其文由茲神工
繼作食福以下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
抽揚脈理辨經門探玄微者未易殫舉

而非不燦然於天地之間然能神悟素難
之奧茲明前人之秘者其惟漢之張仲
景字人玉遺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天苞
地符爲衆法之宗羣方之首實千古醫
家之鼻祖也嗟字換迹以來道降術升
徒尚已見不究聖典醫事之不振久矣
余少慕急於軒岐之域未嘗不嚼蠟玩究

於靈素金匱之書者十數年而終不免
管窺蠅測嘗竊慨焉適於萊州之遊得
見是書也官廷出於慷慨正徑之將泯
而斥辨偽學之饒撰者之手眼也吁此
人之手眼非別人之手眼也一子一眼莫
非長沙公之手眼也然則千載之下其能
登仲景之堂者作是篇字其橋辨劍

解引伸觸類非不系絲之入扣皆
自內經入盡遺中本也今其醫斷之書雖
不玩者而醫斷之辨既若是合於經旨
則醫斷之書宛然在前而不待更辨
矣噫嘻是篇豈徒為醫斷之辨而止
也抑可為後之學者之學斯道之正學
者矜而式也亦可為後之學者之學斯

道之偽學者戒而懼也實與古人之書
潛通一脈洵可謂撞破鬼窟拓開壽域
者也韋理不阿秉道不枉者也余亦嘗
慨於吾道之幾晦者不探學淺語拙聊
將感嘆之一二書于簡末云爾

歲甲申臘月上澣朔日朝鮮國人愚泉

新醫錄
書于蓬萊宮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示辨醫術' and '珠玉字']

蒙 問 中

示辨醫術一卷盥手披閱誠言、珠玉字、著
蔡為醫林至寶深有裨於後學者其良法
奧旨不啻仲景先師再世義理之暢文辭
之美闡發餘蘊令人讀之不忍釋手宜乎張
劉朱李諸先哲虛前席待

道元君耳其諸辨當與前賢之書並重宜亟付
棗梨以公天下庶幾碩論名言得表於世嘉

惠後人之心不致湮沒矣

新安汪繩武拜題



凡例
 一此書雖為黜醫斷而設要在因此而推明吾道極致耳故不被之以非若斥等字特止以辨為名云
 一辨首惟揭醫斷各條之目而不書其本文者以觀辨而義足了也且不喜與人構掎角耳論中惟曰某師某生而不斥指其名氏者亦此意也
 一予初撰此書於產蓐條論產帶等事畧備云後視賀川氏產論辨之更悉故讓產論而弊論則

姑削之。但事涉不經，則又駁之。
一附錄諸論，予自諸生來於吾道，大義未徹者，潛心探索，有得而輒記者，今於各條，苟有可係，即取而纂錄云。其故則別注脈候辨中。
一附錄所載數件，問答及若干唱和，則辨在其首。
一今茲予齋此書來，東都聞已有斥醫斷者，行于世，購而視之，詳辨痛斥，殆無遺憾。如予斯辨，無亦可矣。但彼專以排斥而爲義，我特因以自究者焉。以其旨意稍別，且於所辨不能無少殊。

故遂付諸剞劂云。
明和丙戌之冬。

也。蓋天之賦人壽者自壽，天者自天，固有所定，是謂之命。然天之爲物也，不能使其所定者必定爲，故仍假人手，裁成輔相，以保全之。斯乃國家教養之所以立，而又醫方之所以必興歟。曰：然則疾病大關果安在哉？曰：虛實是已。故內經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虛者何？卽不足之謂也。猶財用之匱乏也。實者何？卽有餘之謂也。猶盜賊之強梁也。故虛則補，實則寫，乃治病之定法也已。實則姑置諸，且以虛者而言。彼溲菴歸芩之爲藥也，譬猶春

風澍雨之煦噓濡潤萬物乎？使其虛耗之氣枯涸之血，得此而能旺，得此而能盛，豈穀肉果采之所遽能哉？如經所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采爲充者，特以氣味之能合四時五臟之病言之耳。彼乃獨執毒藥攻邪之一言，以爲藥無補法者，過論也。何者？古人治疾，多以鍼石，故其補寫亦諦于鍼石焉。後世療病，多用方藥，故其補寫亦詳于方藥焉。是雖古今殊其用，補寫所寓未始不同也。若曰：正氣之虛，舍穀肉果采而竟無所資焉，則

古人於鍼法亦惟一寫而足矣又何煩乎用補哉然則其補寫之不可偏廢也亦愈明矣孟子不云乎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彼惟攻擊是務者其以斯言爲戒哉其以斯言爲戒哉

元氣

內經有之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大氣卽元氣也地非此氣不能以自舉人非此氣亦不能以自持焉然人之所以異于天地者人乃天

地中一物而又形形相生則其受胎之先斯氣已不能無厚薄矣及旣生而自長也又因飲食之氣以充之則其運動四肢聰明耳目衛護血脈發揚精神者莫一而非是氣已是以饑飽勞役之不節六淫七情之交傷薄者愈薄厚亦不能無損焉斯乃氣虛之疾所由生而補益之方亦所以興也歟辟猶薪火乎其炎燄將滅必吹响以發之矣彼謂氣無補法者誠謬見哉

脈候

經曰脈者血之府也凡血氣之屬靡不有焉故人無病則已病則脈必應之而死者吉凶亦取決于此矣然脈之形狀不一而足故古人又詳脈形用示後學亦欲俾其有所自得也今若某師診病必主腹而次其證或取證而遺其脈乃引史記扁鵲之言以為證者恐必不然也何則腹之可候特止四診餘法耳安得以獨專哉且難經一書古人稱為句句皆理字字皆法者非耶夫獨取寸口云云者乃其開卷第一義而不知是取反信遷史泛焉

之說者何哉脈部說載附錄是雖不關斯辨區在淺識庸乞大方是正耳凡弊論之在

附錄者皆倣此

腹候

察脈察證腹以參之病斯弗能遁情焉凡候腹之法上自胸膈按至臍腹左右上下極務周遍先察虛實次候冷熱某所有邪某所則否或痰或血或蟲或食手驗心得迺決其病斯為得耳然按而察焉者吾嘗識之矣其彈而驗焉始得聞諸唐醫之李氏者蓋手指所彈有聲輒應或洪或微或壯或

弱呈其虛實露其真偽殆奇法也後聞對人韓醫亦如之云故曰百病並空候腹則可謂必出此則不可也不然腹乃容物之一頑袋烏能獲攝病機于無涯乎洵可為之捧腹矣

臟腑

在天地則曰五運六氣在人身則曰五臟六腑雖有人天形氣之殊氣數所寓寧有異焉故臟腑之為物也循常度則藏神出內相為其用一或不平盛虛所乘致如氣運之互相淫勝鬱復者矣且腑

臟雖在內其於受邪亦猶經絡之在外也故曰五臟六腑邪之舍也若曰不爾何異惟睹門牆而不及闡奧者哉見亦陋矣其五臟五腑六臟六腑及九臟等言則各有所主云然耳其義則姑闕諸門

六臟說見附錄

經絡

經絡係先聖所尚則曰經絡者醫家所重也於其所不自喜則曰莫用于治故弗取也吁若果無用奚以重為哉夫人身經絡既象地之十二經水則

其所流注陰陽表裏自有不同若病在陽而治陰
 在表而治裏是謂誅伐無過矣病安得除耶且經
 所云所生是動者細分經病之氣血也井榮胸經
 合者詳別經穴之終始也凡若斯類古人諄諄不
 已者非惟鍼家所必究實亦醫學之不可缺云爾
 彼乃僅知尚藥而謂為亡益者何耶噫背經畔道
 有若是哉

引經報使之法有不得不從故套者亦有不必從

而可焉者夫苟能達變從其可從不從其不可者
 斯可矣奚必盡舍諸

鍼灸

鍼專行古而疎于今灸能用倭而希于漢是或時
 世方土之使然歟但彼湯藥所不逮非假二者之
 用實有難以獲效者安可蔑棄乎辟之武術既有
 劍鎗焉復有弧矢銃弩等物不可以缺一也彼謂
 刺灸於拔本斷根為難則似亦不知所施矣

營衛

營衛者雖有陰陽清濁之分均氣屬耳血乃有形之物安得以混稱耶且氣血云者根于先天之神精而營衛非出夫後天水穀之氣者乎故以營衛為類乎氣血則可謂之別稱則不可也學者詳諸

宗營衛三氣辨見附錄

陰陽

陰陽固天地之氣也亦非人身之氣也乎故天地之陰陽不虧君相燮理焉人身之陰陽弗順醫工調治焉其義一也蓋自人身之臟腑氣血呼吸動

靜以及藥性之寒熱溫涼升降通塞何莫而非陰陽之諸象乎故陰陽失常病斯生焉夫欲治此者必取寒熱之可制升降之可濟邪則攻虛則補務以平復為期而已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彼獨謂亡益于醫者豈以醫術為道外哉吁

五行

五行之理書易素難所論彰明較著日星弗啻矣姑舉其要而言乃陰陽之氣所由行萬物之化所由立順則理弗順則病在于人身亦為爾爾且如某

師所尚汗吐下法實只治此五鬱五邪之若干術已矣設或使無五者之疾將安所施其法耶弗知猶可反以黜之者何哉五行或問見附錄

運氣

運氣其醫易乎故天地中數合以成紀人身臟腑亦取應焉故不但歲時遷變不可不察至如淫勝鬱復之機九害承制之故有醫工之不可不明達而深通焉謂之迂而弗取者殆亦未識其妙用乎

君相二火辨見附錄

天理

理非物有當然之謂也乎且以吾道而言彼太陽之經何以爲太陽少陽之經何以爲少陽之類究其所以故然者是窮理也麻黃之於傷寒桂枝之於中風之類因其當用必用之是循理也蓋醫家所要莫急于此焉矧物有定準非即理乎事務穿鑿非失理乎而彼反以穿鑿焉爲窮致漫無定準却認爲理者殆亦不識字義之過歟甚矣其不知理也

醫意

醫意之意即意度意逆之意也蓋病情隱匿有不
 可卒得而知焉者故揣摩探索委曲宛轉必得其
 真情而後止至于治法亦然矣故經不云乎謹察
 間甚以意調之又云乎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
 神魂魄之得失存亡之意然則醫之尚意者固自先
 聖遺法耳孰謂盡舍規矩繩墨而獨任其私意哉
 凡失治弗去病乃成痼故治中肯綮則實有自能

痊復者第邪瀰正弱之證為難治耳始非痼疾之
 必不可治也

素難

素難為偽書之非傷寒或問中詳論之矣但遠古
 文字敢曰全無可疑處然大段是聖經烏得以為
 贗哉傷寒或問見附錄

本草

凡著本草者別性論功動務備悉焉然施用之際
 未必如其所言者得非彼亦歷試之莫及也耶吁

百藥之多固非一一可試矣但能精鑒以燭之達
知以通之則藥用雖微又何難知哉彼視今之本
草爲非炎帝遺書者不必辨之可也

修治

修治之法多矣然舉其要不過濟能與去毒而已
如果執謂毒卽能則彼烏附星半之屬弗製亦可
乎且彼不喜修製者輒曰傷寒方下注製法者乃
後人之所謬竄原非仲景舊法也云爾吁誠果若
是彼本論所載炙甘草湯蒲灰散等方亦豈後人

捏造之僞名乎其曰炙曰灰可見製法自行古矣
雖然若輩治病旣一攻擊焉則其於藥物亦惟有
毒是需者耳尚何足以多怪哉用之者其慎哉
何休相畏相反
藥之相畏相反理或有之第吾亦未審所云者必
皆爾也故不敢強爲之說

毒藥

自其攻邪而言則曰毒藥自其扶正而言則曰良
藥各有所指云乎爾若槩以藥爲有毒之物彼諸

米若穀古方何嘗弗用也夫諸米若穀亦可謂之
云毒乎經云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無毒治病十去
其九則知藥之治病曾不止于有毒矣

藥能

仲景非著本草者故所用藥能非比按其方法不
可推知云云者是矣至論藥能則非也蓋藥之功
用有主有末人參之補氣是主用也氣行則痞鞭
自除是末用也彼石膏已渴附子逐水苟認末用
專謂其主謬甚謬甚

藥產

藥產之說古人已詳論焉奚必復贅

人漫之說最謬妄矣乃說而若行弗啻有害我國
之生靈亦將貽笑於異邦識者歟何也夫人參補
益之功古今方書所錄倭漢名哲所驗豈不歷歷
可考哉試以余所睹記者言之余本生對州自有
知來目擊韓參不為不多矣參之大長及四五寸
者人含之則走必不喘雖冒煙火亦不為熏殺又

辛酉醫
當暑月浸諸甌水俄而其噴出泡沫有如濁醅
淳沸之狀焉是皆稟氣之盛使若此歟故以若參
煎煉成膏每投氣虛將脫之證卽獲甦生者不可
枚舉對州有一祇園祠每歲六月之望設國樂以
奉祀焉其樂師每舞凌厲奔疾之曲不堪勞動打
扮又熱及舞畢而退遂致氣昏暈絕者或有矣故
於樂室豫備參膏聽其急用藥一入口無不氣清
息定而立甦矣又東都有權參局二一則朝鮮所
產者卽對之人往辦焉一則漢舶所齎者則長崎吏

就領焉先是有故將兩國參各作熬膏以試驗之
藻乃大減韓則仍如原量云後予及長往住長崎
奔走斯業者又二十餘載因視藻參極多用而獲
效者實弗寡矣且以自服者言之余二十五歲之
秋患痢甚篤晝夜凡百餘度漿粥不入羸憊日甚
每當澁滯強力久努精神恍惚氣息垂絕者屢矣
家人爲常備濃煎獨參湯輒令我服呷之不過三
五口便覺精神頓爽努氣得力膿垢亦易利矣由
是單煮及所加服參凡半斤許痢止食進而自獲

安是歲仲冬不幸又罹陰證傷寒矣豈不前門拒
虎後門進狼厥証安得弗殆耶故其處方雖不同
仍多服參如前疾而又獲安後及三十八歲之夏
會因勞役得傷寒亦陰證矣病未數日神昏食廢
惡候四出家君憂甚遂與一二醫謀於峻補方重
加人參兼投獨參一貼二三錢者日二劑若是旬
餘神漸復比再旬而食漸進後乃調理遂獲痊又
有一媪患水腫百方罔効付必死矣余因特與同
道者商確云究竟體老病亦虛弗與峻補何冀一

生遂用人參三錢附子八分為一劑另以八味加
參朮並令濃煮迭飲之若是數劑澁畧多後日多
一日腫亦隨而泮然矣噫以是言之漢參功效不
亦宏大哉雖然匪特此也至若虛風客勞產蓐帶
下痢瘡癰瘍等証雖有種種不同乎但屬正衰弗
振者隨所施而輒奏効稱為神草不亦宜乎且夫
雖入古方之藥用至後世益著者非不夥奚獨以參
為疑哉不知某師有何識鑒敢謂今之所尚不復
其古而必欲用倭參耶狂悖莫甚焉

古方

夫方莫備乎仲景焉而所謂備焉者乃方制之謂非謂天下古今之疾盡可用此括治也又非藥物之用劃然莫出其所有也何以言之夫古昔聖王相代禮樂刑政不能無異同者豈惡其同而然也蓋因世變俗易不得不有所更革耳醫之於方亦由是也仲景雖聖乎醫寧有能製天下百代之方一出其手之理也乎故苟欲用其方者可必用諸合用之證不則但依其法別處其方務求藥病合

宜可也安得獨取古人成方強治今之百病哉吾有古方或問已詳論云第於彼說猶有可議焉夫既謂方莫古于仲景則是實以爲方法之祖者矣繼而謂仲景者傳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則又似其別有古于是者矣何其自相矛盾耶要之仲景於方可傳則傳可作則作何曾屑屑其間哉彼又謂古方雖妙問有厥義難解者是則仲景所未免云吁苟使仲景果若是豈足謂之醫聖耶且其茫昧弗解者仲景亦豈取之耶顧世非無義白之方

矣而於其用未適者往往乃爾而况於弗解者哉
然則彼云暗投瞑行者安知其在此而未必在我
也噫嘻

名方

名方之名當作妙蓋國音轉訛也然此一節誠屬
格言惜其能知有取於妙方而獨不知時方亦有
可採也夫清國名流匪無酷好古方者然亦未聞
其盡斥時方而獨拘乎仲景也何吾邦君子偏執
若此耶

仲景書

以傷寒論為經叔和編次今之所傳為非叔和之
舊或者然也至如以一部傷寒論直斷乎謂傷
寒雜病論是則吾所竊疑焉蓋嘗讀夫仲景自叙
明謂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似傷寒論外別有
所謂雜病論者矣蓋合之一言非謂用此以併彼
乎因意今如要畧一書得非時人於雜病論內鈔
畧其近要者耶不爾何容要畧以目之哉彼以要
畧為偽撰之非則詳於序中論之矣且玉函一經

亦實傷寒論別本耳彼此參確儘有可據而併斥
以爲贗者何哉

傷寒六經

經絡之辨槩見前矣於此又謂六經者假以爲紀
之具仍屬不爾矣夷考傷寒論固有同證同治而
不必拘經焉寧無形證雖同因經異厥治者乎且
本論所云隨證施治者原爲誤治犯逆而設非謂
傷寒治法必不可以拘經也尚安得以爲證哉雖
然古謂六經之傳變今則未覩或爾者何耶豈其

方土異疾歟抑氣運之使然也若內經所載日傳
一日六日傳遍之熱病苟在仲景時亦使有之仲
景豈不言其治而遂甘緘默哉然而不見有此則
可知當時之傷寒已非上古熱病矣然則氣運之
使然也亦不可知焉

病因

治病猶斷獄得其情而訟斯定得其因而治迺合
情固難得矣因豈易究哉苟以難得難究之故遂
曰亡情亡因而可獄安從而定病亦安從而理也

耶且以病之恒有者言如頭疼發熱中風有之矣傷寒亦有之乃至傷暑中濕停食留飲勞倦癥疝諸瘡瘍等疾靡不有之儻或不識其因將安從而下手哉故曰治病必求其本又曰治者極于一一者因得之不其然歟雖然彼則異是焉曰病無因者矣顧以飲食外淫之成疾者命之曰毒曰百般病變莫不根此云吁病其實可亡因耶且彼飲食外淫之傷是或可名謂毒矣若夫神勞精極等證又可強命爲毒耶是其無稽亦甚矣不知因乃本

因之義謂病各有所生也若內傷之傷某物外感之感某邪輒究其因卽是已矣豈有一二言可括百病者哉

治法

汗吐下和四法者乃治疾之鈐鍵也故量夫賊邪輕重上下表裏所用得當効誠若鼓應桴矣然是皆治實邪之法而非所以補益其真元也余在長崎治一人積年腹痛用倒倉法良已一老者亦有此患私傳其法自行之隔宿亡故忽亡矣故經不云

乎不治其虛安問其餘蓋嘗竊觀仲景之治其於正氣致慮者徃徃不少顧粗鹵者弗察耳哀哉

禁宜

飲食於口固有適否焉夫雖適口之物苟於其疾弗宜乎自當切禁且人既疾矣又復縱口則物必艱化物艱化則胃必困胃困則藥不獨行雖服的劑安能効乎况吾邦近來腹無積聚者罕有其人如於飲食失調養能不益致困苦者鮮矣可不慎哉然而乃說亦異焉曰飲食毋禁忌矣但物稱其口腹

者卽爲其病所宜云吁果誠若是彼辛辣之於亡血甘恬之於蟲證苟以適口可縱啖耶且彼前於病因則極言飲食之成毒矣今於禁宜弗爾者何哉余在長崎時嘗見一長吏信後藤氏食療之說日啖蕃椒不絕者久矣且食性之癖雖禁弗能自撤焉後果嘔血而死甚哉偏味毒人也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斯言洵不誣矣

量數

量數之說然則然矣但吾邦習俗小劑是尚故仍舊貫而非必弗効也其奈齷齪之徒動當大病尚泥故習故藥不勝病而遂致誤事者亦有矣甚可咤也蓋方藥分量原無定法可大則大可小則小可多則多可寡則寡隨其輕重酌其權衡惟期的當而止耳至于煎法亦然矣豈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哉陳淋言精食不風毒與今禁空藥爾法阿鎮帶產椅等法賀川氏產論辨之詳矣蓋產論一

書雖甚鄙俚於胎產則所發寔多擇而用之非亡益也但其媒瀆洪恣之術適可付之唾罵云且於國俗沿襲之弊猶有可議焉如在血暈昏迷之際強令啖飯嚼生米頻而不輟多致滯痛又血暈既定久禁睡臥精神每為之困極若斯之類為醫者不可不加意也至如脫血太多元氣因而難支者則必用參耆補接之斯乃血脫益氣之法非謂特豫防之也故彼非俗醫惜乎失施則可自謂決不可用也則所亡滋矣豈不悖哉

初誕

夫產媿誕育乃造化自然之道非人之所強爲也故初生嬰孩儻有穢毒自當逐之逐毒之法當隨兒之強弱毒之淺深旋量乃藥消息與之要不害其生氣而已否者不必用藥可也又吾邦習俗有生下至二三日尚禁與乳者亦非良法也何則兒之在母腹所資自養實在母之血氣耳一至分娩已離母腹弗資乳哺安由接生耶但初生擾亂神質未定之際姑少待之為得耳儻或生子稟弱質

薄且遇大寒大熱之時則尤當不可遲疑也否則不任時氣酷烈反致生氣頓衰不可挽回者亦有矣余在長崎時季夏得一女子生至二日乳忽不下余作穢毒猶阻滯乳煮葱白即灌之因嘔粘涎極多乳遂得下矣後隔兩日忽又不下且見神色頓衰氣息無幾因意此必非前日之由乃稟氣怯弱不任時氣蒸熱熱傷元氣而或然也遂濃煮獨參渣乃絹裏作小包仍蘸本汁徐徐絞入兒口則時有涓滴落咽矣如此半晌始見舌有轉撥之狀

新醫錄
余於是乎喜出望外乃教乳母將乳就口微絞則亦時自嚙矣由是或乳或藥遞用不輟乃見神氣漸發生色漸回飲乳復如故而獲甦矣又有一婦曾產二子矣生後不出七朝無故皆發病死及孕第三子余乃教之曰兒生一臘勿與爾乳必別尋無病婦人有奶者即飲之彼如其言兒果獲全爾來有生子不育每用此法活者甚衆蓋新產之際乳性悍烈初生軟弱不能尅化因發暴病致夭折歟又有一兒生至七八日大腑不通因致腹滿氣促

乳不下膈勢甚危劇余因急取備急圓酒解半粒直灌之大腑一通諸證霍然是以初生孩穉調理得法自可保全若惟攻擊是務其不速禍者鮮矣可不慎哉

受胎說見附錄

痘疹

痘疹一證上古所無也若或有此古人豈置而弗論哉何以言之蓋我九國邊邑有大村五島者其俗自古惡痘疹若蛇蝎然故在近邑或有是證禁其行旅不得入境弗獲已必被禳而許入焉故其

兩邑雖迄今多不患痘由是觀之外有是氣則
內毒乃相感而出如無是氣毒亦末由而外發也
歟但當其不流行時有一二患之者則是亦偶
有所感而或然耳然若斯者毒多不重重則非感大
行之氣必不易于宣發矣彼以今有是證遂謂必
不可無于古者蓋僻論也何則彼大村五島非蕞
爾一兩邑乎猶且無是氣則亦不患是證而況於
天下之大乎又况於古今之遼邈乎然則其說之
不通也從可知矣先是有有一種痘科李仁山者自

唐而來崎焉 鎮臺命我二三生受其種法於是
乎始聞未出前豫看輕重已出後辨其吉凶虛實
等法於形於色於脈於音靡所不備乃悟吾從前
視痘之殆孟浪也余因請於鎮臺令其試種殆二
十人出痘之後驗其輕重多寡悉如李氏所豫言
者誠亦奇矣且其種法有水苗焉有旱苗焉種後
必待七八日之間乃有發熱發熱而見點見點而
起脹莫一而不如此時痘矣由是言之非其挑毒之
氣先感于外而後毒從其內而出乎又非其毒之

循行六經乃如熱病傳遍之勢然後發出其外乎
嗚呼造化默運之機豈歎啓者所能測窺哉彼謂
痘無補法之為非則觀前諸辨可推矣故不復贅

攻補

攻補之辨見前死生矣於此又謂虛可言養而不
可言補則亦又謬矣何則古言養禍者非謂養而
釀之乎故虛而言養是亦釀之使益虛矣辭理不
順豈有若是哉故虛曰補實曰寫乃不易之成言
也

虛實

虛實之辨亦見前矣大都脈證無實象者多屬虛
虛者當補焉脈證無虛象者多屬實實者當寫焉
斯乃醫治大經大法安得以變易乎哉夫南蠻紅
毛世稱其善外科焉吾嘗見其治矣彼惟攻毒是
務不知保護其正氣故幸遇實證則效匪不速不幸
遇虛證致禍不待旋踵矣今彼言治豈異是哉嘻
殊邦稱我為仁壽之國者無他允以風俗之敦樸
飲食之平淡醫方之純備也奚為乎欲率我仁壽

之域變為蠻夷夫短之俗耶不仁甚也

不仁之俗其五者始於古者實則所以不仁不事
 國也然其所以不仁者則在於其所以不仁也
 亦不仁於其五者始於古者實則所以不仁不事
 子世辭其善也林孟孫魯其欲其辭也而
 彼心習亦大難夫其所以不仁者則在於其所以不仁也
 其昔當辭焉細語無事也夫實實者則其
 實實之辭亦具而矣夫其所以不仁者則在於其所以不仁也

實實

